

新 詩 叢 書 之 一

# 讓那木者醒來

著 者 魯 迅  
繪 者 連 拍  
譯 者 魯 迅



新 友 出 版 社 印 行

新羣詩叢之一

讓那伐木者醒來

新魯達 著 袁水拍 譯

新羣出版社印行

新羣詩叢之一

讓那伐木者醒來

著者 聶魯 遠

翻譯者 袁水拍

出版者 新羣出版社

總經售 上海新昌路祥康里三號

北京 漢口 廣州  
上海 瀋陽 重慶  
聯營書店

1950.1月初版(上海)

有著作權  
不准翻印

## 序

巴勃羅·聶魯達 (Pablo Neruda) 是智利的，也是拉丁美洲的最重要的詩人。他原名納南塔列·里加度·萊斯 (Nephtali Ricardo Reyes)，一九〇四年出生在智利的巴拉爾 (Paral)，他的聞名全美洲的最初的一本詩集是「地球上的居所」 (Residencia en la Tierra)。他在十六歲的時候，就得到了全智利的詩歌獎金，在大學時代寫詩，進入外交界後，仍繼續創作。他的生涯中最重要的時期是在做智利的駐西班牙外交官的時候，他同情西班牙共和國政府，同情反法西斯的西班牙人民，終以反對當時智利政府的反動政策憤而辭職。第二次世界大戰促使聶魯達的反法西斯的政治思想獲得更大的發展，斯大林格勒的戰役比馬德里的鬥爭給他更大的影響。此時他正式成爲一個共產黨員，並任智利國會參議員。在二次大戰戰後的反動浪潮中，智利跟隨在美國帝國主義背後，越來越反動，進步人民受到反動政府更大的迫害，聶魯達也被迫流亡國外。一九四八年八月世界文化工作者保衛和平大會在波蘭高芙亞威克開

會時，蓋家畢加索曾提請大會為聶魯達受迫害事件向智利政府提出抗議。本年四月巴黎舉行和平大會聶魯達任大會發起人。這裏譯出的一首長詩是這位南美大詩人直接對美國人民的發言。林肯和惠特曼的美國正在一步一步走向最反動的道路上去，聶魯達在這首詩中呼籲美國人民要聯合以蘇聯為首的世界愛好和平的人民，一致反對美帝國主義，制止萊爾街戰爭販子發動第三次大戰的陰謀和走向法西斯主義的瘋狂行爲。本詩原載一九四八年十月份的美國文藝綜合雜誌「主流與羣衆」上，英譯者爲 Waiden。現在試從這個英譯本譯出，訛誤難免，尙祈指正。

來醒者木伐那讓

## 目次

序

|                            |       |
|----------------------------|-------|
| 讓那伐木者醒來·····               | 一一五   |
| 廣場上的死者們·····               | 五九—七五 |
| 附錄：蘇聯作家集會抗議詩人斯魯達的遭受迫害····· | 五三—五七 |

# 讓那伐木者醒來

袁水  
柏譯

「邁百農啊，你已經升到天上，將來必墜落地獄……」

馬太福音第十一章二十三節

一

科羅拉多河之西是我所愛的地方。(註一)  
我在我生命的一切，傾心於牠，  
以我過去的一切，現在的一切，以我的信念。  
那兒有高聳的紅色岩石，狂暴的風  
用一千隻手塑造它成形，  
紅色的天空從深谷中高升，  
使這些岩石成爲黃銅，火焰和力量。



亞美利加像一張野牛皮似的伸展。  
空虛的，明澈的，疾馳的夜，  
我向羣星閃爍的峯頂  
痛飲你的一杯碧露。

是的，經過乾燥刺喉的阿利桑那州，高低不平的威斯康星州，（註二）  
到高聳的，而迎風雪的密瓦基城，  
在西棕櫚樹的炎熱的沼澤地帶，  
靠近塔古瑪的松谷，  
在你的芳香的森林中，  
我走在母親的土地上，  
藍色的葉子，瀑布下的石塊，  
旋風像音樂似的震顛，  
河流像僧院似的祈禱，  
野鵝和蘋果，土地和水，

在這深不可測的靜默中，小麥生長。

在那兒，從我的生命深處，

我能够伸展我的眼譜，耳朵，和手，

到空氣中，直到我聽見書本，引擎，雪，鬥爭，

工廠，墳墓，樹木，脚步，

從曼哈頓來的船，月光朗照，

紡織機器的歌，

那吞嚥土地的鐵匙，

鐵鉋像兀鷹一樣啄，

一切的壓平，剪裁，縫紉，奔跑：

人和輪子連綿不絕的運動和誕生。

我愛那農民的小屋。新的母親們

在睡覺，像羅望子糖醬似的芳香：新熨燙的衣服：

讓那伐木者醒來

爐火在一千個家裏燃燒，

周圍是玉蔥田。

（男人們唱向河畔，

他們的嗓音像河底裏石子一般粗糙：

闊葉子的煙草高高生長

像披髮的惡鬼伸進家中。）

跑到密蘇里州，望望牠的乾酪和穀子，（註三）

那芳香的食樹，紅得像小提琴，

男人駕駛一片大麥田，

剛馴練的藍黑色的馬駒

發出麵包和苜蓿的香味：

鈴子，罌粟，鐵匠的鼓風爐，

在鄉村的擁擠的電影院裏，

愛情露出牠的牙齒，

在一個來自泥土的夢中。

我們愛的是你的和平，不是你的頭盔。  
你的好戰者的面容是不美的。

北亞美利加啊，你是廣大的，美麗的。

你的出身像一個洗衣姐一樣謙卑，  
一身白衣服，在你的河邊。

在平凡中成形，

你的和平的蜂房是最可愛的。

我們愛你的紅色的手的男人，

是亞里剛州的泥土弄紅的，你的黑種的兒子

帶給你非洲象牙地帶

產生的音樂，我們愛

你的城市，你的物質，

你的光，你的機器，西部的

力量，養蜂場的

沉靜的黨，和小鎮，  
結實的青年駕一輛耕種機，  
從傑弗遜遺傳下來的  
燕麥田，吼叫的輪子  
在丈量你的海洋的領域，  
工廠吐煙，一千個吻給  
遺新的居留地：  
你的勤勞的血液是我們所愛的：  
你的勞動者滿手沾着煤油。

在好久以前，在草原的夜空下，  
在莊嚴的縵穆中歇息在野牛皮上的  
是那些音節，那支歌曲  
形成了我的過去，我們的過去。  
梅爾維爾是一枝海邊的紫杉，他的枝枒（註四）

化成船骨的曲線，木的臂，  
船的臂。惠特曼像麥田一般  
無窮無盡，亞倫波在他的沉思的  
子夜，德萊塞，華爾夫  
是我們這時代的新的創傷，  
洛克律奇，最近去世的，已經埋在土中，  
更有其他許多人索縛在陰影裏，  
在他們頭頂，燃燒着同一個半球的黎明，  
我們是由他們形成的。  
強有力的嬰孩們，盲目的隊長們，  
在那草創的時代，  
歡樂和痛苦相間，  
原野上橫亘着旅隊，  
多少人死在從未走過的土地上：  
受刑的無辜者，新出現的預言書

寫在草原的野牛皮上。

從法蘭西，從沖繩島，從萊依特的（註五）

珊瑚島（諾門·曼勒記錄了它），

從激烈的風寒，浪濤裏，差不多

所有的青年兵士都回來了。

差不多全體……他們的故事

是渾泥和汗水，強烈的，慘痛的；

他們很少機會聽到珊瑚礁的歌，也許他們

還沒有聽到，就已經死在這些島上，明麗芳香的

花朵：

血和糞

追逐着他們，骸骨和老鼠，

和一顆疲憊的，絕望的，戰鬥的心。

可是現在他們回來了，你接待他們

用你的開展的，遼闊的土地，  
於是他們（那些回來的）被封閉起來  
像一朵無名的，無數花瓣的花蕊，  
讓他們再生，讓他們忘却。

二

但是他們發現屋子裏有一個客人，  
或者是他們帶回來一對新的眼睛（或者過去是盲目）  
或者粗糙的樹枝拉開了他們的眼皮，  
或者在亞美利加的土地上出現了新的事物。  
那些黑種人，他們和你們一起作戰，堅強而微笑。  
現在他們看見：

人們把一個燃燒着的十字架（註六）  
放在城市中的他們的特殊地區，



他們把你們的弟兄活活吊死，燒死，

他們曾經徵發他去出征，可是今天他們否定他

有發言權，表決權；到了晚上那些蒙面的

劊子手們聚集起來，手拿皮鞭和十字架。

（在海外，在作戰中

這是另外一個故事。）

一個意外的來客

像一條年老的章魚，巨大的，纏繞的，

我的兵士朋友啊，它已經盤踞在你屋裏。

報紙噴射陳腐的毒汁，是在柏林蒸溜的：

雜誌（「時代」，「新聞週刊」等等）是沙啞聲高的（註七）

誹謗的黃色新聞紙；赫斯特，

他曾經向納粹唱情歌，微笑着

磨利他的爪子，目的是使你可以重新出征，